

有朋友向我抱怨他住的那间小房间。我便想到，多年之前自己也抱怨过这个。那时我借宿在外婆家的单间，天花板很高，而床边空间狭小，只容得下洗脚盆与衣架。虽说事后回想起来小小的空间也挺温馨，但如若长期这样——特别是隆冬时节去户外的机会也很少时，恐怕是挺烦恼的一件事吧。

我们经常会反感狭小的室内空间，这大约是出自一种本能，更确切地说，一种“半野生动物”对“四方盒子”的排斥本能。当然后天的耳濡目染也脱不开干系，毕竟人类的社会语境里，与“密闭空间”关联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囚禁——不管是囚室还是病房。西方戏剧素来善用密闭空间发酵人物的情绪，电影里密室恐怖的出现频率多得不可计数，记得数年前名为“密室逃脱”的游

戏一度风靡，亦是基于这一类心理。

一旦涉及文学，我首先能想到的著名密室意象自然是卡夫卡的《地洞》，甚至可以这么说，地洞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幽闭空间，而卡夫卡太擅长这样的工具了，回忆一下，

咫尺小室取方圆 詹湛

《变形记》里格雷高尔的小房间，与大甲虫的体积一比，不是同样让人喘不上气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又是一次抽象的仿效了。尽管并不完全是书中的每一主人公都寸步不离具象的“地下室”，但“地下室”三字无疑暗指了他所沉浸于的、孤寂而怯懦的营垒。

可是，偏偏在有些人手底，咫尺密室开始带上了一抹罗曼蒂克。

1954年，生物学家布朗将康奈提格的一批牡蛎带入了千里之外芝加哥一个地下室里的水族箱。他知道牡蛎的生理曲线是跟着潮水走的，所以它们依循着最初在海岸时的习惯进食起居，并不奇怪。但接下来的事情却事出突然：

牡蛎们的生活规律不再与康奈提格的潮水吻合，且不符合我们所知的任何一张潮汐表。经反复计算，布朗发现：那竟是在“没有海”的芝加哥的涨潮时间！他一声叹息：“芝加哥没有海，但牡蛎带来了海。”

野生动物生与俱来的耐心，也许令它们比人类更适应家居。建筑师隈研吾《我所在的地方》一书里，将儿时他对“洞穴”与“地面”的感情娓娓

道来。我还是头一次讶异地读到，卡夫卡式的地洞不再是地洞的唯一解读，那个适合生物栖息的柔和场所“夹杂着柔软与潮湿”——隈研吾儿时的玩伴纯子，竟在家中地板下饲养着一条绿色长蛇！这般生活感触，他总结道，是居住在冰冷干硬地面上的当代人无法得到的。

地下室里的牡蛎与海，地板下的蛇，听闻之，好像眼前舒展开了一条弥漫着海洋或森林芳香的幽途。

“密室”未必纯粹的浪漫化，亦非全盘压抑的特性，倒能与许多艺术创作者的环境作一番有趣的类比。较出名的例子有雕塑家贾科梅蒂，他在伊波利特-曼德龙街46号的工作室仅23平方米，黑暗局促，去过的人无不诧异他究竟是如何工作的；捷克动画大师史云梅耶的工作室，传说也是全捷克最小的之一；更无须提

82岁的马蒂斯，光脚坐在瑞吉娜旅馆的工作室，拳打卧牛之地，靠一把熟练操纵着的剪刀造出斑斓的剪纸世界。显然，他们的能量即使看似被封印在了奥图之内，内心的芥子仍与须弥相通。真应了博尔赫斯的那句：“啊，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

还得说回到卡夫卡。卡夫卡一面在银行打工，一面写作出孤独的词句，大家都是知道的。不过创作者最难做到的一点，莫过于当你从孤独中汲取力量时，保证不被它返头吞噬。对于卡夫卡的密室概念，学者雷纳·斯塔克曾别出心裁地引用了他的第三人称日记：“他本应当安

身于监狱了事。只是这监狱是个加了栓子的笼子。外面世界的喧嚣透过栓子不由分说，肆无

忌惮地传进传出，他可以参与一切的事情，笼子外的一切事情都未避开。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被囚禁。”我猛地想到，卡夫卡笔下有过一位著名的“绝食艺人”（饥饿艺术家），当他被虚无的失落感吞没，死在了自己一直表演着的笼子里时，马戏团管事用什么代替了他的位置？

那好像是一头年轻的豹子啃。这是不是在说，每一位被蚕茧困缚住的创作者，期待的正是逼仄笼内的躯壳风化以后，所腾身纵入的第一头幼豹呢？我想，不是没有可能的。



古刹喵星人

宁静

人们第一次看到古刹里的喵星人，是在去年末，一只长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毛色黄白相间的小猫神采奕奕地蹲坐在大雄宝殿前的御道上，也不知它从哪里来，却专挑在寺僧人最多的地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往香客们……

亚云法师见了，顿生怜爱之心，一把将它抱上臂弯，小家伙倒也遇遇而安，既不陌生也不畏惧，索性舒舒服服紧贴着法师的胸襟，一道来到了禅房。亚云法师向旁人讨了一只猫粮，它倒也不客气，一口气吃了个精光。自此，猫儿与古刹结下了不解之缘，真正地以此为家，不离不弃了。

每每有客造访，猫儿都紧随主人左右，围着来客东闻西嗅，上跳下蹿，绕膝蹭裤，尽献殷勤，讨得来客个个欢喜。

一日，宝荣居士来访，见此情景，一时兴起，思索片刻道：容我借亚云法师之“亚”字赐名给猫儿，就叫它“小亚”怎样？众人听了皆说好，连声称赞小亚温文尔雅，热情好客。此时又有人提议：难得“亚”“雅”同音，干脆再封个雅号，就叫它“古刹礼仪官”吧！

小亚确与古刹有缘，因为人们渐渐地发现猫儿颈背部上天生的黄毛，竟然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一幅“达摩面壁”的坐像，古刹里的法师们见了，也啧啧称奇，纷纷夸赞它佛缘殊胜，以身相传，弘扬佛法，法喜充满。

莲花，自古被看成是圣洁之花，在古刹一直是放在最崇高的位置，只因它象征着佛与菩萨超脱红尘，四大皆空的清静本色。小亚来到寺庙，自然也喜欢莲花。记得今年六月十九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这天，禅房里刚刚插好莲花花瓶，小亚就迫不及待地跳上供桌，兴奋地围着花瓶转了好久，兴许这是喵星人在虔诚参拜吧。

小亚不仅对人亲近，还是一个出色的按摩师呢？特别是当它饿了的时候，它会悄悄跳到你的身上，用长着厚厚柔软肉垫的前肢，不停地在你大腿或腹部轻轻踩踏，而且乐此不疲一踏就是上百下，让你备觉贴心舒服，心存感激地回报它的主动服务，过后，没有人不会抓上一大把猫粮，送到小亚嘴边，犒劳它的真诚。

小亚爱清洁，清闲的时候，总爱用舌头一遍遍舔梳身上的毛，经它一番打理以后，毛色晶莹剔透，毛根飘柔直立，这种天生的自然清理，使得小亚浑身上下总能闪烁着耀目的光泽。

小亚爱吃素，法师吃饭的时候，常常会拣出他们爱吃的罗汉菜、烤麸、豆腐干、香菇放进小亚的食盆，让它分享，它呢，来者不拒，连同汤汁全部吃进。

日久天长，笔者用相机记录了小亚不少精彩的生活瞬间，其中一些发到朋友圈上，引来众多好友点赞。一次，一对美国朋友夫妇来华旅游期间，专程安排日程来沪，慕名探访古刹和小亚，见到小亚时，两人拿出从美国特意带来的猫粮喂它吃，还“咔嚓、咔嚓”按动相机，乐此不疲地跟小亚合影留念呢。



竹鸡图 (中国画) 杨忠明

江南的蒲草吧。案上的紫端硯，是一方温润的冻石。发墨极好，新磨了，墨有余温。画什么呢？几乎是不加思忖，就画了王子猷雪夜访戴图。雪夜里去看朋友，到了半途，让船掉头回去了。说是尽兴了，不见，戴先生总在那里。

《听雪》其二：“谢娘柳絮薄如纱，觚酒不知寒到家。且向纷飞雪中立，今生修得作梅花。”

第一个把雪花比作柳絮的，是一个女孩，乌衣巷谢家的女孩谢道韞。那时她还是少女，已是雪花的知己了，自然也已在梅花雪不离了。今夜，我也听到了雪的声音，柳絮在风中飞舞的声音。醉得像一个酒徒，发现了雪的温润和无垠。在酩酊大醉里，慢慢站立。站立在了雪花中间。像梅花一样，站立在了雪花中间。

雪还在下，下到了立春那一天。也就又有诗了：“山净寒云天净沙，渡头还见旧船家。记取开春红陌上，雪花落尽落梅花。”

雪是天地清肃的一种方式。清者自清，天地就有这样的怀抱和气概。雪停了，渐渐化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山干净了，连带着干净的云。天干净了，连接着干净的沙洲。干净的渡头，船家还在。这样的景色，每年此时都是有的。一年将尽，天地也好，人也好，都会为今后空出一片净土来。

雪过了，阡陌上落红缤纷。那是梅花的萼和瓣。漫天大雪，吹响了梅花的进军号。梅花是春天的尖兵。梅花和雪花一起怒放，就是隆冬。雪花谢了，梅花落了，那就是春天了。

春夏秋冬，年年都是。风花雪月，年年都有。忽然觉得，人生这一场风花雪月，无始无终。每一年是你，又是不同的你。百年之后，你也不同。无论被忘记，还是被惦记，你总是不同的你。就像春夏秋冬，就像风花雪月，哪一年是相同的呢？

又下雪了。下雪的声音，真的很大。（编者附注：《鲈乡笔记》专栏至此暂告段落，感谢读者的关注。）

途经奉化

钱绍昌

春节假期，为了避年，跟随老友么妹组织的一百来人，足足2辆大巴，浩浩荡荡奔赴宁波镇海，下榻于镇海四季大酒店。这家5星级酒店由于春节生意清淡，故住宿费低得惊人，低消费而高享受，皆么妹之功也。她年近八十，但精力充沛，还经常组织旅游，我们这帮人都是她的忠实部下，跟随她东游西荡，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云“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回沪途中路经奉化，想不到如今的奉化热闹无比，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奉化是个冷冷清清的小镇，现在则是现代化的城市。

值得一看的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馥梅的故居。毛是蒋经国的生母，比蒋介石年长5岁。蒋经国事母至孝，经常来探望母亲，从毛氏故居的照片上可以看到，蒋经国很像母亲。蒋经国娶了夫人蒋方良后也带了孩子来探亲，照片上的毛馥梅怀抱孙辈，身后站着儿子和媳妇，笑容满面，享受天伦之乐。1939年12月12日，日寇飞机轰炸奉化，毛氏被炸身亡，蒋经国悲痛之下，写下了“以血洗血”的誓言。

三毛之父张乐平也是奉化人，我们也就趁机参观了张乐平纪念馆。在里面我们看到了张乐平的大量原作。我是看着《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长大的，那时每天报纸一到，我就马上看他的漫画。当我目睹了这位伟大的漫画家一幅幅描写新中国成立前苦难孩子的画面时，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儿童时期。我童年虽然没有受过苦，但这些孩子是经常在街头见到的。漫画家能这样近距离亲切地描写苦孩子，说明他具有高度的观察力和同情心，难能可贵。

的合恩角相比，“危”与“悬”更胜一筹。

在“海角天涯”散步，放飞心绪，好不快哉。可你得时时提防骤起的狂风，直吹得你东倒西歪。有趣的是，当你正提心吊胆一不留意会被吹入茫茫大海时，倏地大风如顽童般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我站在悬崖峭壁边，极目远眺壮美的大西洋，绅士般的浩瀚大洋正抒情演奏着无乐章的“海天交响乐”。大自然的奇特在此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你尚未靠近大海时，海水显得那样宁静、缠绵；可若你一挨近它时，顿时就激情满怀，澎湃奔涌——一浪高过一浪的千军万马般的吼声，颇有“宁为玉碎”的操守与情怀。

光临罗卡角的游客还会有意外收获。到此一游的客人花上十几欧元，就可得到一份非同寻常的证书。证书上不仅有罗卡角的地理位置图和葡萄牙国徽，还赫然印着“某人驾临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字样。更可贵的，此证书还盖上当地市政府的火漆大印。这标志着你登临“海角天涯”已被当局认可，并载入了海角的厚厚史册。

在南美大陆的最南端吃蟹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十日谈

行走天涯

葡萄牙的“海角天涯”

周天柱

的葡文镌刻着被誉为“葡萄牙的屈原”、十六世纪“史诗巨人”路易斯德·卡蒙斯的一句名诗：“陆止于此，海始于斯”。罗卡角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巧妙地将此诗的意境融入了苍茫大海的无际空间中。

漫步“海角天涯”，不得不深深感慨大自然的超然魅力。“罗卡”的原意是“岩石”，但再坚硬的岩石也经不起日日夜夜、永不停息的大浪冲刷侵蚀。当临海的顽石经大浪淘沙被逐渐掏空后，如今的海角已成了海拔约140米的狭窄悬崖。作为全球知名的三大海角之一，它与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智利南部

纪念碑。浑厚、粗犷的石碑之所以价值连城，是因为其底部碑面上铭刻着一连串的数字和诗句。所刻的数字表示罗卡角准确的经度和纬度，而经纬交错的这一小“点”，见证了数百年来千万航海家逐梦的雄心，并明确告示这里是葡国，也是欧亚大陆的最西端。“海角天涯”，名副其实。

石碑的另一特殊的文物价值，是用工整